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八十三回 憐才拔亞魯賜婚者二十人 定計滅屠龍成功在五六日

飛娘道：「咱竟忘死了！二十三日半夜，曾在一座破寺裡，殺死兩個姦夫，放走兩個女人。」素臣接說道：「熊姊這一殺不打算，幾乎把屠龍、飄風、巨石、釣龍四島，都送掉了！」飛娘失驚道：「這是什麼緣故？」素臣道：「姦夫便是奸細，黑夜殺死，把頭號令在那寺鳴吻之上，明日賊人知道，不猜是捉奸，定猜是緝拿奸細；知我有備，還敢放心大膽的輕入虎口嗎？天幸翠雲、碧雲在神樓上瞧見，飛報於我；我便忙趕至寺，取下頭來，推倒一堵土牆，壓蓋了屍首衣服，才把這件事遮蓋過了。」飛娘吐舌道：「文翁吩咐，寧可防備著意外之事叫奴不要安睡，不妨上涯察探，奴才上涯各處走跳的。可遇著這事，掛頭回來，自己還覺著爽快，那知幾乎弄壞了大事！」素臣道：「不是你這一殺，那姦夫袋內刀瘡神藥，也不到我手裡，令妹額角上的傷，亦不能好得恁速；屠、釣兩島，也不能取之如寄；所謂塞翁得馬未必非禍，失馬未必非福也！」飛霞道：「大姆神通，今日方知；奴在船上，雖隔一艙，上船下船，毫沒聲息，豈非妙手空空？」天生大笑道：「新娘半夜入寺殺奸，也算得一件稀奇之事哩！」素臣道：「衛嫂在此已久，明日便可回去。我已今日京駐紮屠龍，與你盤山相近，互有緩急，兩相照應。自後不必再圖收復，只要保守住了，足與抗衡就是。一則我等不過為剷除逆宦起見，並非貪得海島之地；二則水面斷殺不比平地，風潮陡發，雖有雄兵猛將，皆為魚鱉，可不慎哉？斬賊經此大創，復原甚難；我們只消把義會一事力行起來，各島民心一歸，便可不勞兵矢而定！回去須與尹兄說知。會銀尚在其次，將來保護運糧船隻第一要緊。」飛霞連聲答應。天生、飛娘極口道是。次日，飛霞起身，阿錦痛哭，奚囊亦哭，送至外護而回。素臣索取歷本，欲定渡海之日，天生道：「俺夫婦深感教誨之恩，撮合之德，兼破圍魏救趙之計，轉禍為福，無可答報；要留文翁住到秋涼，如父母一般，侍奉數月，以盡此心，怎就要過海起來？」素臣道：「龍兄、熊姊皆有恩於我，豈忍遽別？奈我欲遍歷天下，豈能久居於此？秋涼之說，再也休提，總在三日內必行的了。」

石氏道：「丈夫到天津去了，尚未有一杯水酒為文相公洗塵，怎便說去的話？且待丈夫回來，還要接到生龍島中寬住十日、半月，再作歸計。」天生道：「二弟也要請文翁到扶龍島去住，不到秋涼，怎得起身？」飛娘道：「奴知道文翁心性，他有正事，秋涼是斷不能，又怕走海，扶龍、生龍兩島，也未必肯去。只候平了屠、釣兩島的捷音，二叔、三叔回來一見，就送文翁起程便了。」素臣沒法，只得依允。是日，柏節造成功冊，並解首級鼻頭候驗。素臣按照等級，或加升拔，或加賞賚。把俘獲的銀錢、衣物，分作十份，以九份賞功，一份分賞執事奔走之人，一毫不私入己。兵將無不悅服。因傳令有信、以神把收島所得錢帛，及將士得功次第，造冊送查。

是夜，天生、飛娘在素臣房中伺候不退，素臣連請安置，天生道：「俺原說要如父母一般侍奉數月；今只幾日工夫，還不叫夫婦盡點子心嗎？」素臣道：「你休折殺了我！我縱有小勞，不足報熊姊大德，快請從便。」飛娘道：「文翁天人，縱沒奴來救援，必保無事！奴夫婦若沒文翁教訓，便終身不孝，與禽獸無異，這點子心是該盡的！」素臣著急，往外便走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先到二位房中伺候便了。」天生一把拉住，奚囊、錦囊齊跪於地，道：「相公有的們夫婦伏侍，望龍爺合大姑娘依了相公說話，進去安置罷。」天生、飛娘只得告罪而去，吩咐黑兒、白兒伺候。黑兒、白兒、精夫、奢麼他一齊答應，四人便來鋪床疊被，提尿壺，捧臉盆。素臣道：「我現有兩童使喚，就是阿錦、天絲兩個，都沒用著，你們快些進去。」

黑兒、白兒道：「婢子們奉家主、主母之命，何敢違逆？」精夫、奢麼他道：「蠻女們折箭為誓，便是爺的人，更該貼身伏侍的。」素臣道：「胡說！怎說是我的人？」精夫道：「海西國法，一經設誓，終身不變。爺若不收，也須候爺破過了身，才敢別配；爺若不用過，便終身不敢嫁人了！」素臣大驚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？我只知設誓便沒反悔，怎說收用的話？只好作我收用一般，替你擇配便了。」精夫、奢麼他俱大哭道：「這是一世不敢嫁人的了！」素臣道：「你們都沒破過身嗎？」二女齊答：「沒有。」素臣沉吟道：「也罷，且待我幾年再處。」精夫等方才收淚拜謝。阿錦、天絲見黑兒們如此伏侍，遂也上前來，伺候脫衣、除襪之事。素臣道：「一個不許，只令奚囊、錦囊伏侍。」連連催逼，才把六個女婢打發出房。

初二日，飛娘向天生說知素臣在白家講解之妙，天生道：「咱是糊塗不過的人，虧著況大元帥當時指教，略懂得一點世事；若得文翁教訓，可知好哩！」因從初三日起，請素臣講解。素臣把經史傳記，有益於日用之事，從粗至精，由淺入深，逐漸開示。不特飛娘心領神會，天生、石氏大段明白，即阿錦等諸婢，亦各有悟頭。

一日，天生問道：「俺生性最惱和尚，不料元帥及兩個兄弟，也是相同；故此島中所有和尚，非殺即逐，島內寺院，俱廢不修。那掛頭的一座廢寺，是第一有名的大相國寺，因在寺中各房搜出婦女，把和尚都殺掉，才成了個廢寺。但俺只知和尚的惡處，不知佛的惡處，雖承元帥指示，心裡不甚明亮；要求文翁細說一番。」素臣因把佛的棄親認父，滅子求徒，作為顛倒說起，說到無父無君，悖叛天地，罪大惡極之處；又從苦空寂滅，莊嚴顯化，立說矛盾說起，說到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支離荒謬之處；又從眼內金屑，水中月影，將心作性說起，說到弄弄幻形，滅絕實理，雖生猶死之處；又從非異非不異，非常非非常，一口兩舌說起，說到翠竹黃花，法身般若，一主一破，一無拈提，遁辭所究之處；層層班駁，節節攻搜。喜得飛娘、天生、石氏三人滿心發亮，快活非常。天生道：「聽元帥一百日講論，不如聽文翁一席話；龍生這樣懵懂人，尚然如此，別人可知！怎得文翁今日就拜了相，就滅去佛氏邪教，才是爽快！」素臣復道：「這大相國寺該改作義學，聘一名師，選島民之俊秀者教之，使知孝弟忠信之道，以閉其邪心；則邪說無從而入。其餘各寺，或改民居，或作兵房，以滅其跡，方是道理。」飛娘向天生說道：「這事該稟知元帥，即日舉行；並各島亦應如此。文翁昨日不講那舉一反三之義嗎？咱們若不推廣文翁之說，便白聽了那一章書！」天生連聲答應。素臣大喜道：「起予者，熊姊也，告諸往而知來者！」

是日，兩島俘獲功勞冊送到，素臣復為分別等次升賞。見一島兵，名亞魯，殺獲最多，復先登破關，殺死把關守備吳其仁，並女道士二名。因向天生道：「女道士必立娘之徒，想亦有些本事，吳其仁既任守備，又把守此險要，自必勇猛；皆為此兵所殺。其餘殺獲，更十倍於他將；非大有本領者不能，當物色之！」天生即吩咐出去，傳亞魯面見。素臣復在兩冊內，擇其功多者十六人，並本島功多之八人，令同亞魯入見。柏節忙著人往飄風、巨石兩島，傳喚去了。

到初六日，柏節去領二十四人，俱進殿叩見。內有一員守備，兩員把總，兩員千戶，六員百戶，四名哨長，九名小兵，素臣看那小兵亞魯：身長八尺，睜眼高顴，目如閃電，聲若洪鐘，真是一員虎將。因問其年紀、家室、膂力、飲啖之事。亞魯道：「小的今年二十四歲，父母早死，並無兄弟。因食量頗大，所領錢糧不夠日用，操防之外，替人傭工，只養活得自己一人，故沒娶妻。膂力有些，卻不知道數目。」素臣令取一根棍子，各人坐地踞腳，奪棍比力。二十四人中，比出亞魯第一，各人失色羞愧，亞魯滿面歡喜。素臣站起，用腳踞棍，令其拔去；亞魯盡力抽拔，休想抽動。素臣復屈一臂，令其扳開；亞魯盡力推扳，休想扳動。嚇得汗流滿面，爬伏在地，連聲：「小的該死！」素臣道：「你這力量頗好，只不要自滿，日常熬練，自有長進！」因向天生道：「中權汛該移置外城，把內城中權汛改為內樞汛，添設都司一員，亦屬中權參將管轄，方為嚴密。這亞魯就可拔為內樞都司。」天生依言吩咐。亞魯磕頭如搗。素臣問那二十四人，內有無妻者九人。因賞有妻者每人十兩銀子，一匹緞子，先發放出去。後將潘承日第二妾喚出，道：「此女頗有貴相，可賞給亞魯為妻。」亞魯因自己誇說膂力，卻拔不脫棍子，扳不開臂膊，方恐獲罪；平白地從小兵拔做都司，又把一個嬌滴滴的女子賞為妻室，感人肺腸，磕頭不已。素臣復將潘承日九婢酌看相貌、年紀，分派與九名將士為妻。令兵目們傳喚司禮、樂人，令十對夫妻排好，簪花披紅，同拜天地、龍牌、素臣、天生畢，夫妻交拜。各賜三杯醇酒，預備轎馬鼓樂，導送回家成禮。正是：

易先乾坤，詩首關雎；陰陽配合，王化所基。曠女得夫，鯨男得妻；護龍春滿，十偶十奇。

素臣等退入後殿。天生道：「文爺你這臂膊，莫非生鐵鑄成的嗎？看亞魯那等兇猛，扳不轉來，待咱來試一度看！」素臣將臂屈轉，天生用力扳拗，把吃奶的氣力一齊使出，頸內筋脈挺起，紅鬚根根直豎，卻再扳不轉來。天生羞得要死。飛娘不服，捲起袖口，也來扳拗，休想動得分毫！一齊拜伏於地道：「文爺真天人也！」到初十這日半夜，先有探船來報破平屠釣魚兩島捷音。十二日日中，鐵丐、立娘、虎臣回島，遞上日京書札，並火浣布兩匹，玉仙二座。素臣拆書看過，收下禮物。天生大排筵席，款謝素臣，並替如包等接風洗甲。

虎臣道：「小人奉文相公鈞令，」素臣道：「以後不可如此稱謂，你有表字，竟稱表字便了。」飛娘因把在玉麟家所定稱謂說知，虎臣自後遂改稱文爺，自呼其字，接說道：「虎臣奉令稟知元帥，把元帥唬得要死，自己除下巾幘，鑿了無數的粟暴說：『天幸文爺過海，不然前功盡棄。』因依著文爺吩咐，假作進取之勢，並不深入。暗暗發令生龍等島，各撥船隻兵將在島邊守候救護。直到二嫂子來，約會定了，才命虎臣分領一半兵將，乘夜向北，掩旗息鼓，假作貨船，埋伏屠龍之上。元帥自領一半兵將，於日出時，鳴金退師，向南而行。屠龍島島主得有武總兵密信，單留老弱守島，出口追襲釣龍。天津兵將，截住去路，大叫：『已中彼軍師之計，紅髮客已死，護龍島已破，大兵早晚齊至，快快投降！』元帥用一字長蛇陣，專尋出路，不與廝殺。一路又有生龍等島，出兵救護，故雖屢敗，不至傷損將士。元帥吩咐兵將，假作惶懼拼命死守之狀，專候虎臣消息。虎臣一等二嫂子進島，就領兵夜襲屠龍，乘虛直入。到得中流關，箭如飛蝗，虧著文爺密計，仿作龜船之式，前站俱用龜板矮篷小船，龜板上受滿箭弩，矮篷內勇士，手持長柄巨斧，將鐵斲斷，關上領兵將官，復被二嫂子殺掉，攪得雪亂，大船一齊殺入，當日就得了屠龍。二嫂子去迎會元帥，虎臣在島鎮壓，分派兵將，守把關隘，島主妙元聞信趕回，又被二嫂子刺死，事遂定了。」

立娘道：「奴奉文爺之令，依計而行，武國憲果真通信兩島，發天津兵去，前後夾攻。奴便約會三叔，先至屠龍，正值島主已出。奴便假作武國憲請去守護屠龍，賺進關去，到得三叔兵來，奴便協同島中兵將，守中流關，等著船已迎關，奴把守關主將刺死；奴這兩個徒弟，並帶去的勇士，一齊發作，關內老弱非殺即降。三叔在島鎮壓，奴便坐著屠龍島島船，迎出洋去。恰好遇著島主妙元，只認做自己一家，立出船頭問信。奴乘其不備，一劍刺死。徒弟勇士齊上，把賊黨殺的殺了，降的降了，乘勢殺將下來，恰值況大元帥回兵，兩下夾攻，便得全勝。」

鐵丐道：「咱奉文爺將令，趕到生龍島，扎住船隻，差人去探信，說元帥被圍，還不甚危急。餘悄悄的迎上前去，在桅上了望。直待了見屠龍島兵船有退轉去的。知是島中有變；然後揚帆急趕，奮勇殺入，把釣龍、天津兩枝兵，殺得七零八落，四散逃跑。元帥便回船剿殺屠龍島兵將，咱便乘虛去攻釣龍，元帥大兵又到，一攻即破。總計破圍收島，只五六日工夫，文爺神算，真怕死人！元帥必要請文爺去一會，咱和三弟，也必要請文爺至島光輝，只等文爺定下日子，咱們就好料理起身了。」素臣道：「日京處，我自作書回他；二位即此面謝。我與龍兄議定，候你們一到便行，明日一早，定要過海的了。」如包、虎臣面面廝覷，一齊伏在地下，苦苦求告。

素臣拉起，堅執次日即行。飛娘道：「文爺固有正經，兩叔之情亦應少領；今日就讓二叔作東，明日三叔，後日奴姊妹兩個，十五日公錢送行；文爺若再推辭，就不近人情了！」素臣無奈，只得依允。

虎臣道：「兩位嫂子尚且備席，怎不叫你孀子搭個分兒？」天生道：「這說的是，十四日三妯娌公席便了。」是夜席上，天生說起亞魯之事，立娘不覺淚落。鐵丐道：「三弟曾說與元帥比力，也是用棍揸腳；文爺自是天人，咱卻偏要比試一比試，看是怎樣就提了起來？」因令人取過棍子，坐在地下，仰面看著素臣道：「請文爺提一提。」素臣笑了一笑，也坐下去。兩人用腳揸定，將棍平放腳尖之縫，一齊用力。鐵丐便直站起來，大叫道：「竟是咱自己站起來的，不信，不信，還要再來！」因復坐下，要素臣讓先。鐵丐用力狠提，把黑臉都掙得通紅，再提不起。素臣道：「你可能用力了。」鐵丐搖著頭道：「待咱凝著，文爺提一提看。」素臣因著力一提，鐵丐仍是直站起來，撒開兩手，滿屋走喊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」天生道：「文爺究竟有幾千斤膂力！」素臣道：「我又不曾上秤稱過，約略一二千斤重的東西，還移掙得動，大約有二千斤氣了。」天生道：「三千斤力還不止哩！咱夫婦及二弟，也算有千斤膂力，怎遇著文爺，便都變做小孩子，豈不怕死了人！」

素臣道：「將在謀而不在勇，些微多幾斤膂力，何足掛齒？」天生道：「文爺略一設謀，立平四島，還是徒勇之夫嗎？」虎臣道：「斬仁軍師單謀誇說得六韜三略，無不精通；怎遇著文爺便一籌莫展？大哥、二哥的勇力，也就不輸古時秦叔寶、尉遲公一輩人，怎遇著文爺，便垂首喪氣？可見文爺是天人，連講謀講勇都是隔靴搔癢哩！」飛娘道：「人人都說單謀足智多謀，咱看來也只虛名！他中文爺之計，是料定島中一勇之夫，乘亂設謀，原本不錯。到得敗後，便該知島中有人，當急急通知屠釣兩島，設險死守，怎毫不打算，聽其敗壞，豈非無謀之輩！」天生等都失驚道：「怎這一著棋子俺們都沒有想著？文爺自必料定單謀大敗之後，驚慌無措，算不到這著棋子，故放心去收島的了。」素臣笑道：「這著棋子單謀豈算不到？即使彼有失算，我又何敢放心？而成大本領弟於二十三日，來見熊姊，即囑咐有信、以神連夜寄信白兄，令其設伏要路，阻截斬仁付信天津，正為此也。水路必由護龍、扶龍、生龍等島經過，雖海洋空闊，亦可透漏，彼必從陸而不從水；故我之所備，亦專備陸而不備水。前日密囑熊姊上涯察探，不可安睡舟中；我雖明知其必至婚時始發，尚為此有備無患之計。況此等利害關頭，敢於逆料單謀之不發一信耶？」眾人至此，方知素臣算無遺策，贊歎不已。正是：

出其不意，必其不意；攻其無備，必其無備；惟恐其意，務絕其備；慎密精詳，此之謂智。

素臣復把義會之事說知，如包、虎臣俱道：「咱們都是窮過頭的人，知道凍餓的苦處；文爺此舉，不特收拾人心，亦且陰功萬代，有個不依的嗎？」如此飲食談論，倏忽已過三日。十五日一早，公席餞行，公送程儀黃金一百兩，白金三百兩，明珠四顆，白璧一雙，寶刀一口，倭綬十端，水安息二瓶，蘇合香二罐，衣巾兩套，鋪蓋一付。素臣收了寶刀、水安息、衣巾、鋪蓋，並白金百兩，餘俱壁還，說道：「我前日收了大珠四顆。要轉送翠雲、碧雲，以酬其勞；日京送我玉人一對，要贈與義女紅瑤；火浣布兩匹，獻與家母；今再受白金，作路費，寶刀，令錦囊佩帶防身；水安息，以救人危急；餘俱無所用之。」天生等知素臣執意把倭綬十端、黃金百兩，分賞奚囊、錦囊、阿錦、天絲四人，飛娘將明珠四顆強要素臣收受，說：「憑著文爺賞人。」素臣無奈收存，見那黃金是十兩一錠，因把兩錠金子，兩端倭綬，分賜精夫、奢麼他兩女。六人各謝賞畢。石氏送出龍涎香一匣，珍珠十顆，帶與璇姑作念。素臣命阿錦收下，即便起身，飛娘等俱要遠送，被素臣再三辭謝。精夫、奢麼他抱住素臣雙足痛哭。素臣道：「我知你心事，斷不誤你終身便了！」天生兄弟三人，送往外護，候素臣開船，見風和日暖，帆正波平，放心回島。那知船到大洋，忽然風浪大作，上流兩條毒龍，追著一個大蚌，洶湧而來，海水皆立，船勢欲翻。舟人慌亂，奚囊等俱大驚失色。素臣危坐正襟，不改常度。暗忖：莫非前日所傷之龍，復來報怨嗎？倘孽龍追來，當助此老蚌一臂！不料那蚌豎起一背大殼，如扯風篷一般，直望素臣船邊划來，水勢倍急，忽的把殼放合，鑽入船底，水從船底直湧而起，把船掀起在半空，兩龍繞船拿攫，登時檣折帆沉，滿艙皆水。海師皆著急，搶塊船板，跳入海中。水手見海師跳海，知船必覆，每人撈一塊板，爭先投海。那船便如磨子一般，飛旋而轉。奚囊抱住素臣雙足，嚎啕痛哭。阿錦、錦囊、天生哭聲一片。天生差來護送的四員將弁，十六名兵，不敢逃生，也是放聲大哭。素臣長歎一聲道：「老母在堂，君恩未報，臨深蹈海，死有餘辜矣！」正是：

自訟管寧因晏起，予辜文白為臨深。

總評：

飛娘掛頭，一結鳳姨孽帳，一寫斬仁落局，一見素臣心警，一備立娘傷藥。而當其時，但見忽而掛頭、忽而收頭，無端出場、無端滅跡，茫然不知其故。但如紅領所云：「新娘半夜入寺殺奸，以為奇事而已。」至此乃為點出，尚屬半明半昧。奇文如寶，面玲瓏，不息心靜氣，求之何得哉？

日京欲全收各島，而素臣不令再圖收復，識見固高，心地亦正。至風潮陡發，數語尤屬格言，蹈險者當以為鑒！

知有滄海樓之事，而得此兩奇女為心腹，亦有心世事者所大幸也，故特於此點出。

素臣辟佛一段，雖止撮總而言，卻已包舉無遺，搜剔無剩，讀之覺《原道》一篇掛漏不少。特拔亞魯，有效妙焉：一振兵力之勢，一引婚事之線，一伏日京浮海之脈，而不次用人，素臣憐才之心亦於此見。

破屠、釣兩島，素臣收功俱於虎臣等三人口中敘出，虛實相間，絕不犯手。

飛娘之疑非抑單謀，正表素臣若明說在前，便不見素臣之慎密，文法亦遂落平。「惟恐其意、務絕其備」八字，乃兵家機要，切勿草草讀之！